

振興東北已進入第五個年頭，東北農民、農村、農業現時的生存狀態、面對的問題、未來的出路如何，記者於全國「兩會」前深入東北農村調查採訪，深深感到：新起點上的東北農村仍面臨嚴峻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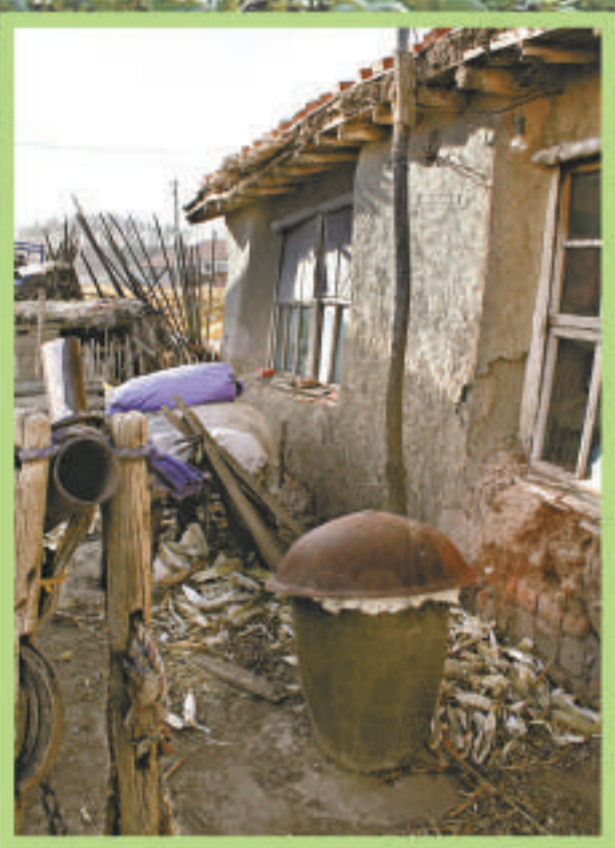
本報記者 尹健



農民的居住環境惡劣 (本報攝)

吉林市農民在自家小院為蔬菜除草

溫飽易 致富難 東北糧倉的悵惘



農民居住的泥草房要用樹幹支撐防止倒塌 (本報攝)

記者住在吉林省農安縣窪中高村李樹紅的四口之家中，李家擁有5畝(在東北，一畝地約等於15市畝)土地，正常年景玉米產量每畝地有3萬至4萬公斤，收成差的年景則低於2萬公斤。

在2005年末取消農業稅和增加農村各項補貼前，土地出租價格低，通常每畝地在1000至1500元，還要上交土地稅、農業稅數百元，出租土地基本等於沒收益，所以除已離開農村或沒有生產能力的農戶外，土地多由自己耕種。

農民增收仍不易

2005年後，取消徵稅，政府補貼又逐年增加，加上糧食價格上漲，地價也一路上揚。現在每畝地租金在2000元以上，每年各項政府補貼合計接近1650元。如果把土地出租，李家每年可得17000元，但人均收入也不到5000元。李樹紅給我們算了一筆賬，今年的玉米價格較前兩年

略降，每公斤只能賣1元左右。按他們家的收成計算，每畝地的收入約1萬元，但化肥、汽油等價格猛漲，種每畝地成本大約4000元，所以純收入只有6000元。李家今年的種地所得為3萬元，即人均收入7500元。除掉各項開銷，李家離小康尚遠。

窪中高村只是東北農村的一處，但足可反映農民增收不易。記者在吉林省梨樹縣、通榆縣、靖宇縣等地，遼寧省和黑龍江省部分地區了解到的情況也大致相同。

過剩勞力難轉移就業

中國8億農民在18億畝耕地上勤勞耕作，除滿足自需外，還提供着另外幾億人的口糧。每戶每年1、2萬元的收入，對他們來說雖有很大的提高，但與城鎮人收入相比，差距很遠，遇上疾病和災情，他們仍沒有還手之力。統計顯示，2008年一些主要農產品價格呈下降態勢

，同時農資價格居高不下。從長期趨勢看，農戶農業經營規模小，農民從事農業的收入增加潛力不大。當前農村富餘勞動力高達2億人左右，今後每年還將新增600多萬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增收難度亦非常大。

吉林省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傅誠認為，目前農業仍處於艱難爬坡階段。農業基礎設施脆弱、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滯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等矛盾依然突出。除農民持續增收艱難外，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任務艱巨，農業國際競爭力還比較弱，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不適應發展的要求等，均對解決「三農」問題構成挑戰。

老師和學生的困惑



「村小」每個班級的人數都很少 (本報攝)

如今在農村，沒能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孩子並不佔少數。鎮上一所中學，三年前入學新生有80多人，能參加去年中考的只剩下20多人。這不過是記者隨意調查的一處，輟學情況比這裡更嚴重的學校還有很多。

輟學率連年回升

教育部的數字顯示，雖然自1994年以來，全國中小學入學率逐年提高，在校生輟學率逐年下降，但近年來，農村初中在校生輟學率又連年回升。現今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現狀使農村的學生認為：「反正上大學也找不到工作，不如不上學。」

「讀書有啥用，花錢又多，將來也不分配，早下田早賺錢。」這仍是大多數農民對教育的態度。懷有這種思想教育子女，就會將「讀書無用」灌輸給孩子，使孩子對讀書失去興趣。

這幾年，農村學生流失不再是單純的學費問題。隨着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得到有力執行，農村人口出生率明顯下降，學齡兒童的總數縮減。同時，大量鄉村學齡兒童被父母帶進城裡經商或務工，還有些農民把孩子送入城鎮條件相對較好的學校。農村學校的在校生人數急劇減少。

「村小」大縮水

相對輟學率不下來說，「村小」的境況更大不如前。10年前，廣大農村還是一個村一所「村小」，幾個村一所初中。現在，「聯辦初中」已成歷史名詞，「村小」也處於快速撤併中。

日益縮小的辦學規模是眼下不少農村學校的寫照。窪中高村小學的張老師遺憾地說，今年又有四所「村小」被撤併。現在全鄉還有18所「村小」，但有超過百名學生的已不多了。「十年前，這裡每年都有200多名學生，而今年全校只有73名學生，有些年級更不超過10人。」

窪中高村小學校長董忠顯表示，當前農村的師資力量差，一名老師要同時教2至3個年級的學生。這些年，很少有年輕教師到農村工作。

老師們普遍反映政府對農村教育投資太少，致使育人熱情下降。相當一部分縣、區用於農村教育的轉移支付資金數額不明晰，使用不到位，甚至還出現被挪用等問題，造成了基礎教育資金短缺。

梨樹縣幸福村小校長說：「城裡的家庭對孩子在教育上的投資越來越大，農村還停留在原地，甚至在倒退，不論從家庭這方面，還是從師資這方面來說，農村的學生會和城鎮的孩子差距越來越大。」

新農村合作醫療帶來福音

隨着醫藥費大幅上漲，農民對到醫院看病，尤其是住院治療更是望而生畏。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廣泛實施，給農民帶來了福音，也讓他們看到了希望。

記者來到四平市梨樹縣楊德海家時，一個6歲的男孩正在院子裡跑跳玩耍。小孩去年底剛動過手術，治好了先天性心臟病。楊德海說：「為給兒子看病，家裡值錢的東西都賣光了，要不是新農合，孩子活不到現在。」2006年，楊德海全家每人上交10元保底金參合後，兒子第一次看病花了8000多元，新農合給報銷3000元。去年底，兒子動手術花掉1.8萬元，新農合又給報銷了8000多元。這兩次治療費都是按照當年的大病封頂線標準報銷的。



村衛生所就設在李大夫家中 (本報攝)

最多可報銷三萬元

從2003年開始試點到今天實現全覆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累計為吉林農民看病節省了1億元。2008年，農民個人只需繳費10元，就可享受最高3萬元的報銷待遇。

截至目前，吉林省新農合制度覆蓋面已達100%。吉林省衛生廳廳長隋殿軍解釋說：「讓農民看得上病，就是要求便捷；看得起病，就是要求價廉；看得好病，就是要求健康有保障。」他認為，醫療衛生事業是破解「三農」問題的鑰匙，實施新農合是符合國情、以人為本、解決農民健康問題的最佳選擇。

「當然，落實、完善新農合制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隋殿軍指出，首先，要堅持政府主導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機制，加大新農合補償標準，因為相對於迅速增長的醫藥費用，農民每人每年幾十元的籌資水平實在是杯水車薪。其次，增加財政投入，改善農村基層醫療機構辦醫條件，加快人才培養力度，提高農村基層醫療機構診療水平，使農民真正實現「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縣」。

社保覆蓋面仍狹窄

此外，農村社會保障事業近些年雖然發展很快，但相對於8億農民對社會保障的需求，仍存在保障水平不高、保障覆蓋面窄等問題，特別是隨着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长效机制還沒建立；隨着農民進城務工的不斷增多，農民工尚未完全納入國家保障的體系的實際；隨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平均壽命的增加，農村的「老齡化」進展迅速等諸多因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遇到多樣的新情況。

離農村遠去的電影

桶頭上，一群人正聊得熱火朝天，記者湊上去探察究竟。年近6旬的李老漢告訴記者：「以前農忙時累得人直不起腰，農閒時閒得心慌。現在，每戶都有農用機，農忙農閒都累不人。空閒時，不是打牌，就是說閒話。」

記者追問：「為什麼不看看電視，扭扭秧歌，放場電影。」村民笑說：「這不比城裡，電視沒啥看的，只能收到幾個台，還天天播廣告！沒有地方扭秧歌了，電影也離農村越來越遠了。」

近年來，農民收入持續增長，農村整體生活水平實現了由基本生存型向溫飽生活過渡及由溫飽向小康的巨大跨越。但與逐漸鼓起來的腰包極不相稱的，是農民的文化生活越發顯得單調乏味。

幾年看不到一場電影

通化三河村民師俊生表示，前些年文化站還有人下村放電影，但現在幾年看不到一場電影。步入高信息時代，農村傳播信息的方式依然免不了靠「吼」，傳播信息的載體多為各家各戶的院牆，要不然就是村委會那幾塊可憐的黑板或為數不多的電線杆子。記者走訪了6個自然屯，扭秧歌、二人轉等文化活動已不多見。勞作



吉林省永吉縣農民在田間閒聊

致富「路」上的斷鏈

路，可以拉近農民與外界的距離，是農民致富奔向小康的金橋，是農村經濟快跑的助推器，但眼下的這條路卻讓吉林省農安縣窪中高村的農民怨聲載道。

路不通斷財送命

養豬大戶刑和偉前年蓋了三間瓦房養豬，還買了輛小型貨車，卻高興不起來；因為，2007年生豬價格每公斤16.6元，2008年初降至15.4元，現在更跌至10.6元。路又不好走，買主汽車進不到村，要用馬車把豬送出去，一頭豬比別的村少賣50多元。邢和偉說：「做夢都想修路，現在生活好了，出點力、出點錢都願意。」

同村的李作吉痛心疾首地說：「窪中高的西瓜遠近聞名，但路不好運不出去，年年都爛在田裡。瓜農每年都要和路賭一局！」因路斷財不說，很多次，村裡人突發疾病，救護車開不進來，都是靠人抬到幾十里外的鄉鎮醫院。耽誤時間，因路斷命。

農業發展受制約

而在大布蘇鎮莫字村情況卻大大不同。當一條筆直寬闊的柏油路修到家門口時，村民似乎有種重新被世界發現的感覺。村書記張金江激動地說：「現在好了，農產品可以和縣城周邊的村屯一樣，買個好價錢了。僅玉米一項，每年就比以往多收入15萬元以上。」

在吉林市，大孤鎮更是「借路致富」的典型。鎮長吳永俊說，鎮裡的水稻享譽全國，每公斤成稻可賣10元左右，每戶農民每年僅水稻一項收入就達幾萬元。

窪中高村的路為什麼30年不變？村書記時和說，最大的難處就是「錢」。建材價格猛漲，修3.75公里的路至少要130萬元。公路局投入30萬至40萬元，剩下的農民可以自籌點，但還遠遠不夠。長期惡性循環：「越窮越沒錢修路，不修路農民就越窮困。」

近年農業發展取得了明顯成就。但耕地持續減少、淡水資源短缺、金融和科技支持不足、道路水利設施老化失修等問題對農業穩定發展的制約日益凸顯，農業仍然是整個國民經濟中最薄弱的環節。路修通後，莫字村的農產品賣上了好價錢，大孤鎮的水稻中外馳名；眼下，窪中高村民正期盼着早日接通腳下的這條斷路。



喝不上自來水村民只能用此類鐵罐存水 (本報攝)